

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八

王心齋先生語抄目錄

語錄六十三則

書三首

答林子仁

答朱思齋明府

答劉子中

論一首

明哲保身論

八首

樂學歌

大成學歌

示學者

二首

次先師答人問

次答友人

附二首

泰州王心齋墓志銘

趙曾吉著

重刻心齋先生語錄序

周汝登著

王門宗旨卷之八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心齋先生語抄

語錄

九十三則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却

正是止至善

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格
物也故卽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是分明解出中字來於止知其所止止仁止敬
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纔著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

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
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學孔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顏淵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行常行故也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適快樂若費些子氣力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僮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全

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枝葉

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者須是

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子
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
潑潑地則知性矣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常云學
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
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

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
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功夫做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
之意同故喟然興之只以三子所言爲非便是
他狂處譬之曾點有家當不會出行三子會出
行却無家當孔子則又有家當又會出行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
不以養身者害身
不以養心者害心

不亦說乎說是心之本體

我知天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同天何懼之有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已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已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瞽瞍命也舜盡性而瞽瞍底豫是故君子不謂命也陶淵明言天命苟如此且盡杯中物便不濟

孔子之不過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明
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故曰
大人造命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愾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
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
端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
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櫛柄在手白沙此
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學者指摘舉業之學正與曾點不取三子之意同
舉業何可盡非但君子安身立命不在此耳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
便是這學此學既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是家
常事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於上也見龍在田天下
文明聖人治於下也惟此二爻皆謂之大人故

在下必治在上必治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當思則思思通則已如周公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何嘗纏繞髮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無父無君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與君

子夏篤信謹守爲已切矣但不免硜硜然言必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爲小人儒

將上堂聲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而非仁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然罕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

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
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
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只是箇
學不厭教不倦便是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便
做了堯舜事業此至簡至易之道視天下如家
常事隨時隨處無歇手地故孔子爲獨盛也先
師嘗有精金之喻予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
瓦石成金無盡藏者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卽起而應先生

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乎

經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既明傳不復用矣道
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先於講學以興起人
才古人位天地育萬物不襲時位者也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病
根終身無出頭處

日用間毫釐不察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利

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有別先生者以遠師教爲言先生曰塗之人皆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

吾身猶矩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吾身不方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暇那有許多工夫去較量人過失

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中

四方學者聚會稽日衆請陽明公築書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學大意謂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

吉水羅念菴洪先造先生廬就榻傍述近時悔恨處且求教益先生不答但論立大本處以爲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病痛自將消融且曰此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卽是位天地育萬物欄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却不過一節之善明日復見因論正已物正先生曰此是吾人歸宿處凡見人惡只是已未盡善若盡善自當轉易以此見已

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
下之故聖人以此修己以安百姓而天下平得
此道者孔子而已愈菴謂東坡曰余兩日間心
齋公言雖未能盡領至正己物正處却令人灑
然有鼓舞處

書

答林子仁

來書所謂真實二字足見切實工夫但其間微毫釐之辨不可不察蓋良知原自無不真實而真實者未必合良知之妙也故程子謂人性上不容添一物

答朱思齋明府

良知天性徃古來今人人具足人倫日用之間舉而措之耳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但

無人爲意見叅搭其間則天德王道至矣哉

答劉子中

來書云簡易工夫只是慎獨立大本此是得頭腦處又謂遇境動搖閒思妄念不能除去此學者過思子中只在簡易慎獨上用功當行而行當止而止此是集義卽此充實將去則仰不愧俯不忤浩然之氣塞乎兩間又何遇境搖動閒思妄念之有哉此孟子集義所生四十不動心者也若只要遇境不動搖無閒思妄念便是告子不集義先我不

動心者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子中當於明師良友處求之

論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

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
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以之
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
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
矣以之治國則能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
必愛我矣一國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
能保一國矣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
下則天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
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至

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爲氣
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
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已矣知
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已害人人
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
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一貫者也若
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
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
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

子之學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已之
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
諸已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成
已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
故孔子曰敬身爲大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啓手
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
謂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
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
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下後

世之相別者也是爲別言

歌

樂學歌

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於乎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大成學歌寄羅念菴

十年之前君病時扶危相見爲相知十年之後我

亦病君期枉顧亦如之始終感應如一日與人爲
善誰同之堯舜之爲乃如此芻蕘詢及復奚疑我
將大成學印證隨言隨悟隨時躋只此心中便是
聖說此與人便是師至易至簡至快樂至尊至貴
至清奇隨大隨小隨我學隨時隨處隨人師掌握
乾坤大主宰包羅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誰能此
開闢以來惟仲尼仲尼之後微孟子孟子之後又
誰知

示學者二首

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
錯

其二

能無爲兮無弗爲能無知兮無弗知此道兮誰
弗爲爲此道兮誰復知

次先師答人問良知

知得良知却是誰良知原有不須知而今只有良
知在沒有良知之外知

次答友人

若得吾心有主張便逢顛沛也無傷寸機能幾十
鈞弩一柁堪驅萬斛航動靜云爲皆是則窮通壽
夭只如常願期學到從容處肯爲區區利欲忙

附二

泰州王心齋墓志銘

趙貞吉著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若泰州王子稱最著王子名良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沒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于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顙修臞安豐俗負

鹽無宿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邀焉
希如古聖賢人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
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廼痛哭
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尚得爲
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
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
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求禮爲儒者以經徵
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
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

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
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洞明天地
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
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
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
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讐爭之至十四年王先
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
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鵠居皆未及聞
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論

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
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
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
此卽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
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間出格物論王先生
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
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
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
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

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顧愕共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詣衆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于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盼顧使人意消卽學者意識稍疎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吏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眉睫卽知其心別及他

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絕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
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
悌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
爲重任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可謂
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獨不喜著述或酬應之
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能導其意所欲
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或百世可不
易也卒配越中爲二王云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
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兩牧
之荒活千萬人洪御史垣構舍居其徒吳御史
抗疏薦之不報某年某月日卒于正寢配湯氏生
五子以某月日葬于某里先生門人貴溪徐子直
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
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
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
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序

周汝登著

心齋王先生其東海之聖人矣乎何以知之陸子
曰千百世之前千百世之後與夫東西南北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故聖則無弗同同則無
弗聖矣先生自信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同此心同此理斷斷乎其不惑也豈
不既聖矣乎或者曰此心此理人無不同人人同
豈人人聖乎曰人人本同人人本聖知而信者誰
信則同不信則異聖凡之分也千金之子舍而賈
賊不信已富也信之則千金握中矣侯王之子棄

言信則修爲已乎曰不爲烏信不信爲千金
之子而欲自信則必稽基業所自寶藏所存侯王
以求信非漫信也信自千金則常守此富有自然
之料理信自侯王則常守此貴有難忘之制節此
信而後爲非盲爲也不然而有漫信者基業統系
不知來寶藏不入眼符券不在手則千金妄度侯
王妄號而已矣不然而有盲爲者業負敗則曰吾

累以致裕焉儘其積累終身負販之雄而止已
事胥徒則曰吾操勵以階進焉極其操勵終身胥
徒之良而止已嗟乎此聖學俗學之所以分也聖
學不明凡幾百年而陽明先生作繼有先生又有
龍谿先生共將此心此理昭揭示人一時三王可
謂千古奇遇吾觀先生初過闕里便奮然太息正
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此何等信入乎力行孝弟
體驗經書行住語默俱在覺中此何等修爲乎如
先生者真以一簣子而千金以一匹夫而坐

仙侯王宴然當之毫不驚怖陽明子曰此真爲聖
人者也真爲則真聖矣又何疑哉三王之書流行
於世皆世間一日不可無者越中二王先生之書
多而先生之語寡真方療疾一味與衆味同効真
金示人一鎰與百鎰同精固不必以多寡論也不
肖嘗過先生之里拜先生之墓而修先生之祠今
十五年矣先生之孫之垣重刻先生之語而命予
元鼎千里走乞不肖序其首以不肖於先生仰止
特深不肖固願爲之言而且喜先生之有後也敬

齋沐書此嗟乎人而不欲希聖則已苟有志乎伏
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爲聖舍
主之言無由入先生之言與越中二先生之言
而已矣千聖一而已矣

王門宗旨卷之九

徐曰仁先生語抄目錄

語錄

四則

附三首

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又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壽徐橫山夫人五十序

錢德洪著

王門宗旨卷之九

古刻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徐曰仁先生語抄

語錄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已而殫精竭

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
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
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
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
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
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
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
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遠

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聲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歛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

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

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
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
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
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
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
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
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
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
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愛因未

今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
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
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
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
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
那本體不是着你只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
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
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

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
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
個心去惡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
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
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知弟又如
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
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
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
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

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若苦定要說知行
兩個是甚麼意思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思若不
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川愛曰
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
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
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
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
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旣說一個知又

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

功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
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
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
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
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
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
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
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卽知格物矣愛曰

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
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
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
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篤信固亦是
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徃於舊
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
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
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
附會非其本旨精起一之端博是約之功曰仁

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

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

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

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發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
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
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
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
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
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
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
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附

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

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
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
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
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
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
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卽欲過
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
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醴粥計先生了事而歸
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

於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卒而索居吾
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
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
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
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
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
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
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慚於人之不予知予信
乎自得曰仁計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

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
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
幸未卽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
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
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
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
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
警予之惰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陽明先生著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今十年于今葬茲丘今宿草
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
今宵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今日來臻君獨胡
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歛歛焚椒醑兮松
之陰良知之說今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
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壽徐橫山夫人五十序

錢德洪著

孔門七十子獨稱顏淵能發聖人之蘊夷考六籍

載孔門之言者莫詳於齊魯論而孔顏授受微言
不少槩見又惡據以徵其善發耶夫顏子雖終日
如愚退省足發喟然之歎千古聖道之微微焉如
見立卓其在竭才之後乎是顏子發聖人之蘊者
身也言論非所與也吾十七八歲時讀傳習錄聞
師門有橫山子者今之顏子也後十年侍師於越
橫山子已遺世五年矣當是時四方同志日進吾
師每歎曰孔門得一顏子而門人益親吾於諸士
安得起曰仁之遊乎而日聞吾師訓言皆因人答

固然能根極理要者誠寡矣有觸其機如川流濶
湧端緒略見則又愀然作曰是意也吾嘗與曰仁
言之年來不易及也同門退而竊歎者亦曰是意
也吾嘗與曰仁侍幸間之年來不易及也噫是橫
山子之聞於吾師者非聖道之微者耶已而聞諸
其家孺人王少寡而無子門內之政肅肅門外之
政雍雍橫山厥考古真翁在堂孺人躬具晨羞寒
暑靡變曰此吾先子之遺戚也四方同志登其堂
賓門者御事惟恪曰此吾先子之與遊也有遺言

輯而成書梓惠同志曰此吾先子之遺志也孺人者冢宰海日翁女吾師之妹也貴而不驕富而有制茹蔬服浣人皆難之則又曰此吾先子之遺矩也古真翁得少子采孺人慈鞠若母嚴迪若師曰徐嗣庶其賴乎噫是橫山子之徵於家者非皆私省之實也耶吾聞聖人之道無二而中行獨難高明之士超悟頓覺若可與言聖道之微矣然其凌虛簡脫微諸藝理往往疏略而不究謹厚之士刻

化渣滓盡透精要則又見二而未融斯二者皆非
得於中行者也橫山子遠矣吾雖不及與遊然其
道至今未墜想見其爲人如和風煦日冥悟道真
而又日見於行事民彝物則諄如也噫身發吾師
之蘊如古之所謂中行可與者非耶信乎橫山子
者今之顏氏子也孺人今年壽五十七月六日寔
惟誕辰采遺書曰先生知吾兄者也采生也晚大
懼吾兄之澤日湮敬徵一言以圖不朽且將以爲
嫂氏壽予曰橫山之道刑諸家孺人旣足徵矣然

要諸久遠信於後世使必傳而無疑非采其誰望
耶是在吾子

山陰王應遴叅校

上門宗旨卷之九終